

淮溪味道

肖震

虽然喜欢和熟知淮溪稍晚了些,可是骨子里的东西总是会被莫名地找到,总会在一个特定的时刻,从心底漫漶开来。——这就是味道。在淮溪,再火爆脾气、缺乏耐心的人都会以平和、恬淡的心态来对待世事,对待生活,静心享受淮溪的味道。

茶馆的味道

淮溪临涣镇是个具有四千多年历史的名镇,也是江淮地区远近闻名的古茶镇,文化底蕴丰厚。

在茶馆,每一个画面都让人内心萌生温暖。土灶,长条几,木板凳,粗瓷陶壶,茶碗。几位、十几位老者或执牌凝思,或悬棋难定,或嘴衔一袋旱烟悠然吞云吐雾,或手把一壶茶水品咂其间。常常让人对十几位老茶客的神态自若、无忧无虑的生活方式心生敬意与心向往之。他们的身上有一种东西深深吸引着我們,可是我们却说不出是闲适?是恬淡?是自得?不管是什么,但我们还是很喜欢。他们没有丝毫的拘谨,面对我们闪烁的镜头,依然举止自然地执牌、下棋、喝茶、抽烟、聊天。

在临涣老街漫步,不自然地,便会寻一茶馆,泡上一壶茶,听听大鼓,在烟雾缭绕中看泡茶馆的老者们边喝茶边下棋,边喝茶边聊着岁月的过往今昔。

一架鼓,两块板。鼓声时而铿锵有力,时而低沉浑厚,时而轻颀柔顺,韵律节拍押韵合辙。从古至今,有条不紊、有板有眼地将淮溪临涣的风土人情、历史事件在声声鼓点中说唱出来。那略显沙哑的嗓音,正是历史沧桑的真实写照。这茶馆中说书艺人的敲鼓说唱,不为古代吹拉弹唱艺人的稻粱谋,只是为享受茶馆生活的闲适,是为古老厚重的古镇古老文化的宣扬代言。

是的,有着苍茫,有着韵律,有着凄婉,有着喜悦,有着心动。——淮溪,像是裹着岁月的长袍,将饱满厚重的内里毫无保留地统统馈赠给我们。

茶香氤氲,鼓声盈耳。茶馆的味道是香酩的,是醇厚的,幸福闲适的烟火气息浓厚,是江淮地区最具特色的茶香古镇。

舌尖的味道

寒冬里,在淮溪街头早点铺子,来一碗热腾腾、辣乎乎、香喷喷的胡辣汤,配上两条金黄黄、外焦内软的大油条,那味道,那热乎劲,够人回味整个冬天。或者,一碗撒汤配一笼小笼包子或一只马蹄烧饼、一只焦脆有筋道的杠子馍,都是小城一年四季最美味最怡胃的早点。

淮溪老街的羊肉汤,美味而实惠。那漂着的一层鲜红的辣椒油,能一下子攫住你的味蕾,让你由不得的垂涎欲滴。——鲜、香、辣,舌尖上还会有一丝丝的麻!而

那片片羊肉,不肥不瘦,吃在口里,烂,且有嚼头,不腻不膻。羊肉汤配烧饼、或泡一把油馓子,那味道,绝对胜过西安的羊肉汤泡馍。

淮溪临涣还有更具地方特色的特产,如包瓜、培腊肉等,那味道,都会在我们舌尖上留下垂涎的回味。

人文的味道

这里天高地阔,这里人文厚道,民风淳朴。是的,临涣,每一次来,都给人一次触动与深思。

在一个村落民居里,一把老式藤椅里,一位老人正闭目养神,神态安详自然。这个画面让人很眼热,很想让这个令人感动的画面定格在我的意念里永远。遗憾的是,我们一行人的脚步声还是惊醒了老人的酣梦,也许她在梦中正行走在小时候的乡野中,是我们的脚步与声响惊醒了她。怀着不好意思的心境,我上前大声地与她打着招呼:“老阿太,您好!今年多大年纪了?”没想到这位耄耋老人,耳目清晰。她说:“俺今年正好一百整岁了。”一行人略感惊讶与激动,这么大的年纪了,精神依然矍铄!要知道,一位乡村耄耋老人,能有如此静好的晚年岁月,怎不令人动容呢。

一行人纷纷称呼她老寿星,上前与寿星合影。这么一位历经世纪的老人,亲切地拉着我的手,问我从哪里来。据说,在临涣,90至百岁的老人有好多位。

在淮溪石板街漫步,常常会碰上一些淮溪的老人。他们或坐或站,有的拿把蒲扇,不紧不慢地扇着。有的叼着一管旱烟袋,不时吧嗒一口,悠悠地吐出一口若淡若轻的烟。如若你向他们微笑致意,打声招呼,他们会很热情地与你闲聊起来,还会热情地邀请你去他们家,拿出淮溪特产香瓜子和炒花生让你品尝。还会与你聊一些老淮溪的事,聊石板街的昨天,聊一些因石板街衍生的故事。在他们的脸上,可以看出光阴这把刻刀雕刻下的岁月痕迹,但是,这痕迹是坦荡的,是平和的,是从容的,是愉悦闲适的。

在温馨恬静的阳光里,徜徉在柔润的老街上,感受老街的人文与民俗。在老街上走动的人们,神态安详,言情亲切自然,是皖北纯朴的民俗化传承着小城千年不变的质朴民风。走在青石板铺就的路面上,脚下有种厚实稳笃感,街道两边的房屋,斑驳的墙壁,像满脸皱纹的老人轻柔地在时光更迭中守着岁月,守着家园。会在不知不觉中伸出手,去触摸那面墙,像是触摸到了那段远去的历史。

这,就是人文的味道,就是淮溪的气色,也是淮溪的气质。

烽火的味道

淮溪有着很强悍的男性意识、血性意识。——那曾经狼烟四起的战火,曾经让多少淮溪男儿热血沸腾。

站在临涣古城墙遗址之上,在氤氲的雨雾笼罩中,举目远眺,雾茫茫一片,村庄、农田,若隐若现。那迷蒙的景物,像几千年前冲锋陷阵的千军万马,弥漫着远古的神秘气息。这古城墙遗址,虽然历经千年风霜雨雪的侵蚀徒留断壁残垣、芳草萋萋,但仍然不失威严地耸立着,顽强地坚守着这片古老的原野曾经有过的力量、智慧和不屈信念,也昭示着临涣男性冷兵器时代那种惊天动地的执着、激愤和勇猛。

如果说,临涣古城墙,是来自时间深处最具意义的古代战争的证物。那么,淮溪双堆集就是近代战争史上最真实、震撼中外的淮海战役的真实见证地。

当然,爱好和平的华夏人,是不需要烽火的味道。但是,不管你需要还是不需要,战争已经发生和过去了。我们只有将这种味道清晰地保存在记忆深处,警醒着,发展着,才能避免这种味道再次在美丽的华夏大地上弥漫!

文化的味道

临涣文昌宫,始建于唐代,原名尚书宫,又名藏书宫,一直以来是让更多文人雅士聚会不断的建筑。于是,这里就有着深厚的文化的味道。

每一块青砖,每一块灰瓦,每一条青石,无不渗透着年代的久远与文化的凝重。常常让人怀着一颗敬仰虔诚之心,走在四方青砖铺就的院落内流连其间,用心感悟一段段远去的历史。

在这里,有不朽的文化气息萦绕着小镇,自然让人感到宁静淡泊,儒雅风尚。在文昌宫内,静静地看着一面墙,有灰色的基调与阳光共同生长,共同留存于院内,相互陪衬,相互点缀,彰显着清韵与乾朗。漫步在清静的文昌宫内,会让人略显浮躁的心慢慢地静下来,让人渐渐感受到这人世间清丽脱俗、恬淡安宁的美好一面,找寻到一份遁失许久的闲适与雅趣。

夜晚,漫步在临涣老街,清风徐来中听秋虫欢悦的鸣啁,一阵阵,一声声,此起彼伏。侧耳细听间,似乎还能隐约听到那首流传千古的《广陵散》,正穿越悠远的历史在耳边声声响起。怡然沉醉间,恍惚中,不知今夕是何年……凡是来淮溪临涣的文人墨客,都会或多或少地说起古老临涣的文化名人,会说起秦相鲁叔,会说起“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会说起稽喜、戴逵、武祯、桓伊、刘伶,说起那厚重的人文文化。

淮溪像是位只躲在深闺中无人识的大家闺秀,内敛,内涵,一切都在内里,只待有心人、有情人来品味、探访她的味道。

一九八四

朱明阳

一
 岁月涉水跋山
 越过雪地冰天
 阳光依然 鲜花一片
 大潮出柙浩浩荡荡
 解放 解放
 不远处读书声敲开窗子
 唐诗宋词置换伟人语录
 农人甘愿赤膊
 在埋葬先人土地弯着腰
 脚手架沾满泥水浆 青春似火
 心底亮出“小平您好”

二
 历经坎坷震荡
 漂白多少人的眼泪
 企盼建设乐土家园
 血泪流满力量
 拥抱这个时代像恋人一样
 勒紧肩上纤绳
 躯体灵魂融进光阴
 烙下身影
 生命如此热烈
 无须纪念碑文

我的风不见了

易海明

我的风不见了
 它是在另外一群风的掩护下逃走的
 今天是霜降
 自南而北一路寒冷
 它竟然一丝不挂

我的风被我囚禁了整整六十年
 是我的奴仆
 也是我的主人
 它的忠诚值得怀疑
 它会不会是个有耐心的潜伏者呢

我的风没拿走一样东西
 火柴一根不少
 影子依然在身后
 只是有个抱枕翻箱倒柜也找不到
 难道被它偷走了吗?

黄昏

(五绝)

梁永坚

夕阳欢入地,牛竖向回归。
 弯月吟幽曲,家家又烁辉。
 注:牛竖,牛童意思。

那年乡下

(组诗)

画虹

芡河湾
 沿芡河的绿丝带
 小火车鸣着汽笛
 一路看见木质的标牌
 一路有秋의甜香与泥土气
 童年的原野扑面而来
 潮流而上的回忆
 我知道,那年乡下
 是想带我们
 找回记忆中的原乡

原野

十月的蒹葭露出苍茫
 丰满的野鸭舞着芭蕾
 秋草书写狂劲的宇
 惊起的水鸟
 写作一行行秋天的诗
 蒙古包建得有些突兀
 骆驼和羊驼像走穴的大腕
 傲慢地仰头向天
 只有鸵鸟眨着纯洁的眼
 长长的睫毛扑朔迷离
 我知道
 鸵鸟和羊驼心中怀想着远方
 游人在它们眼中看到了草原

古战场

梧叶舞秋风
 曾经的这里刀枪林立
 自由,和平,土地
 一统江山
 英雄有英雄的出处
 争战有争战的缘由
 如今刀光剑影已沉入河底
 繁荣与和平的年代
 金风吹送古意,我看见
 立仓人眉宇间的剑气豪侠
 原野弥漫着一股英雄气

一张烙馍卷故乡

张琳

“天边飘过故乡的云,它不停地向我召唤,当身边的微风轻轻吹起,吹来故乡泥土的芬芳”……

一个人,无论离开故乡有多久,只要他回首,总能望见故乡的田头;一个人,无论什么原因离开故乡,只要他回眸,总会有一缕炊烟飘向心头。有的人,带一抔故乡的净土;有的人,带一张亲人的照片;也有的人,总是在深夜、在梦里,一遍遍回到故乡、回到村庄、回到曾经,想念家、想念父母、想念娘的味道,一顿饭、一道菜、一句话、甚至一个转身,都会 是一段魂牵梦萦的回忆……

我的老家淮北,常年以面食为主,早上稀饭馒头、中午馒头稀饭,晚上面条疙瘩汤。基本很少时间吃米饭之类的主食,这种生活习惯也一直伴我很多年,即使从部队转业回到南方十多年,我对米饭也不感冒,好像唯有对面食情有独钟。在老家,小时候除了吃馒头、包子、花卷和各种饼之外,家里唯有一种面食,能让你吃出家的味道、娘的味道,柴火的味道,那便是故乡的烙馍。

说起烙馍,据说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相传楚汉相争时,刘邦率兵与项羽作战,因刘邦的军队纪律严明而深受皖北地区老百姓的拥戴。为了能让行军途中刘邦的军队吃上一顿饱饭,当地的老百姓急中生智,发明了一种既简捷快速又方便实惠的面食——烙馍。这样就解决了行军过程中,可以卷上菜,边走边吃,方便快捷的要求。当然,传说只是传说,但是在我的老家,家家都会烙馍。

所谓“烙”,就必须先要过两道技术关:一是会“擀”,二是要会“翻”。“擀”就是要把面皮擀得薄、匀、圆;“翻”就是要把面饼翻得“快、稳、健”。不是一般的人首次就能做好的,我就尝试过翻馍,手拿着竹劈子,不是把馍戳烂了,就是翻不及时,馍糊掉了。有时一着急,馍不听话,居然翻到地面上,弄得都是灰,很是狼狈。

烙馍多用小麦面粉为原料,少有掺杂面的。事先将面粉兑水和得软硬适中,有时还会让面“醒”半小时以上。面和得硬了,擀起来较累人;和得太软了擀好了也会变形,而且容易粘连,所以和好面是第一步。将和好的面“醒”好后,揉搓成长条,用手揪成一个个馍剂子,然后用两头细中间粗的特制的擀面杖擀薄面。听说擀馍的好手每斤面能擀十五至十六个,每个饼大概直径在20—25公分左右,又圆又匀且薄如蝉翼。

烧鏊子的柴火是现成的,每家门前都会有几个蘑菇状的大草垛,但烙馍最好用的是芝麻秆、棉花秆,豆秸秆也好烧,最喜欢芝麻秆烧火,又熬火又顺手,特别讨厌麦秸秆和玉米棒子,烧不好还因烟,经常熄火要趴在地上吹燃,整的眼泪都要掉下来。鏊子是由生铁铸制圆板,表面平整光滑,中心稍凸,有三个腿,它是烙馍的利器。烙馍前用砖垫在鏊腿上支起鏊子,点起柴火后就可以开始烙馍了。

烙馍一般需要三个人,一个人擀面、一个人烧火、一个人翻馍。但是很多时候,爸爸就一个人既烧火也翻馍,只是有时候,我们放学在家,我和弟弟就是专门负责烧火。娘一个人坐在面板前,把和好的面分割成一个个大小相等的面剂子,用小擀面杖在面板上边旋边擀,几下就擀成一张张薄面馍。火已经烧起来,只见

娘用烙馍的小擀面杖熟练地把面团团擀薄,一扬手用面杖挑起擀好的面馍,就平铺在烧热的鏊子上。父亲一手加好柴,另一手持一个薄薄的竹劈子,看到生馍在热鏊子上颜色变青时,迅速把竹劈子头顺边插入,边挑起边插进,插到另一边后,整个挑起来翻过来放在鏊上。这时,馍上开始起小泡,中间多周边少。再用竹劈子从边插入挑起,在鏊子中央将馍折叠,边在下再次加热烙熟。同时,劈子已继续插入另一部分,适时地将面馍挑起翻个个,来回翻挑三四遍,又柔又香的烙馍就熟了。这时候只见父亲一个潇洒的挑起,手轻轻一抬,烙馍就顺势离开竹劈子,乖乖落进早已准备的馍盘子里。而娘在另一边,仿佛早有心灵感应,此时一张刚擀好面饼顺势紧贴 在鏊子中心,不偏不斜刚刚好。父亲和娘就这样一个挑下来,一个挑出去,不一会,馍盘子里就烙满几十张烙馍。

烙“烙馍”烧火也是要技术的,鏊子受热要均匀,下面的火既不能猛、也不能弱。火猛则冒烟发焦,火小则半生不熟,恰到好处才能色味俱佳,口感才筋道。在擀面杖滚击面板的节奏声中,在柴火噼啪咣咣燃烧的炊烟里,新烙馍的香味就氤氲在空气里。手拿起一张刚烙好的烙馍,趁热吃时软软的,冷冻后吃酥酥的,甜中透着一股淡淡的小麦的香味,柔中透出一种浅浅的柴火味道。有时候,父母会在和面的时候,放一些白芝麻进去,烙好了,在鏊子边上稍微烘烤一下,就成了“干馍”,一口咬下去,酥脆掉渣,满嘴芝麻,香气宜人;有的时候,父母也会在烙好的烙馍里擦上一些猪油,撒一点盐巴,卷起来做成“香馍”,在鏊子上烘干,那叫一个香,直到多年后我离开家到部队,每次探亲回家只要见到路边有人卖“香馍”,我都要买上两个尝尝,无奈总也找不到,那些年、那些日子里娘做的味道。妹妹最小,也最得父母宠爱,每次烙馍时她总在旁边捣乱,要吃“小鸭子”,娘总会把最后一个剂子压扁做成S形,模样像个小鸭子,待鏊子稍凉时放上面慢慢炕熟,外皮焦黄,再用根筷子串上,她就会边吃边向我和弟弟炫耀。当然,多年后,这样家人能在一起其乐融融吃饭的场景,也只有偶尔我从云南、妹妹从浙江回老家过年的时候才能相聚一次。

但是大部分时间,我们家人都是边烙边吃,等父母烙好烙馍,我和弟弟妹妹基本吃饱了,当然如果父母做了鸡蛋蒜泥或者炒了土豆丝之类,我们就会不卷萝卜干、酱豆子之类的咸菜,卷点土豆丝、馓子等就特别好吃。有次,父亲跟我说,以前村里经济条件不好,有个人吃烙馍,里面卷根大葱,边吃烙馍,便从下面拉葱,最后,烙馍吃完了,大葱还剩了好长,接着又去拿个烙馍,继续卷葱……在那个年代,也许确实存在的,小麦面粉都不多,哪来卷馍的青菜呢?常听村里老人们说“烙馍这东西养人啊。”

生命如诗,岁月如歌,世间万物都在变化,人的生活习性也在随之变化,尤其是部队转业后,我到了南方羊城普洱工作生活,尽管生活早已不是填饱肚子问题,但是我的骨子里依然喜欢面食,依然喜欢家乡口味。小小的一张烙馍,擀出了情和爱、烧出了冷和暖、翻出了笑和泪、卷出了幸福和思念,我想这也许就是娘的味道、北方家的味道吧……



城市动脉 ■ 摄影 武子君

初冬

胡世军

伴随着几天的阴雨天气,冬天是真的来了。

不知道是一场送别,还是对冬天到来的一种提示,连日淅淅沥沥的小雨一直未停过。风也一下子失去了往日的温柔,很凶的样子,吹在脸上、身上,直打颤。雨伴随风,风伴随雨,给出行的人们制造很多麻烦。

这样的天气很适合做一件事就是呆在被子里,这是一件很惬意的事。特别是在晚上,结束一天的工作后,一想到有一个晚上的时间可以好好地呆在被子里度过,那种感觉给神仙都不做。

呆在被子里享受着这美好时光的时候,要是床头有闲书,随便抽一本,跑马

观花地看也好,聚精会神地细读也罢,瞌睡上来上书往身边一放,有时还没来得及及放,伴随着窗外雨滴落在窗玻璃上那滴滴滴的催眠曲,人便甜甜地睡去。梦中感觉自己还在读书。夜里,风敲打着窗户,雨中有落叶飘落的声音,刷、刷、刷,像情人分离时的那般素素细语,让人不忍细听。

晚上下班回到家,妻子突然想起是立冬,说要上街买水饺下着吃,说北方有吃水饺的风俗。最后,想想外面正下着雨、刮着风,最终还是没去。北方有一句歇后语叫“立冬不端饺子碗,冻掉耳朵没人管。”看来,立冬真得吃一碗热气腾腾的水饺,要不然真要把耳朵冻掉了怎么

办!其实这是为纪念医圣张仲景而流传的一种风俗。据说水饺是张仲景晚年立冬回乡为贫困百姓治疗冻耳朵而发明的。相传当年他辞官回乡正好是立冬前,于是就回家将草药和羊肉剁碎后做成馅,用面皮包裹着进行水煮,并取名“祛寒娇耳汤”,免费分给过路的贫苦百姓,极大缓解了人们冻耳朵的情况。因此,人们为了纪念他,便有了“立冬吃饺子”的习俗。

在我的老家西南贵州,立冬这天有吃羊肉的习俗,所以导致羊肉涨价,羊肉馆里顾客爆满,仿佛吃了羊肉、喝了羊肉汤真的会暖上一个冬天似的。我已经有好多年没有感受到那热闹的面场了。